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小鯰鱼

徐广慧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6年卷

作家出版社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小鯰鱼

徐广慧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鲶鱼 / 徐广慧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7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6年卷)

ISBN 978-7-5063-9098-9

I. ①小…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0739号

小鲶鱼

作 者: 徐广慧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朱晓岭

装帧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00千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98-9

定 价: 3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葛笑政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徐广慧，女，1977 年出生于河北临西。鲁迅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英语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主要创作小说。著有长篇小说《运河往事》，中短篇小说《寂寞的村庄》《兄弟》等，作品见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光明日报》《长城》《当代小说》《阳光》《芳草》《西湖》《山东文学》《安徽文学》《作品与争鸣》等文学报刊。2015 年被评为“燕赵文化之星”。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

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

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

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一切都应在我们心里

梁鸿鹰

小鲶鱼不是鱼，她是一个在工地上卖苦力气的乡村女性，她在村里拾过棉花，她的心比棉花还软，她自身都难保，还拉扯个十三岁的“小豹子”一起到工地上赚钱。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女性遇到的问题自然比男性多得多，她知道，自己要坚守自己的一点点内心的价值是有多么的难。作家与她们这些弱者是一条心的，明白她们在异地守的是自己的家，是自己灵魂的清白，给人以无比诱惑的城市啊，能够让我们的心里留存一点点可贵的安宁的为什么是那样的少？“天一点点暗下来。城市里的灯火像是庄稼地里的稻草人，给那些夜行的人，带来些许的安慰。小鲶鱼看着被灯光涂抹的街道，突然想起了家里的狗、猫，还有鸡。它们在家饿了

一天了，它们正在等着她回去，她要是不回去，它们都得急疯了。尤其那只大黄猫，它眼看就要当妈妈了，尽管不是第一回生了，它还是对她充满着依赖，跟在她身后，喵喵地叫着，一刻都不肯离开。”《小鲶鱼》里的这些描写，是我们在城市空调房里生活的人体会不了的，乡村里的人们生活是用超出自己汗水与体力多少倍的付出屈辱得到的，他们同样有自己内心的角落，有自己对情感的设想等等。我们现在都说文艺作品要有温度、有情怀，假如这些温度与情怀与老百姓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无关，那就是毫无价值的。

你永远不要把农村设想为一个只靠古老伦理与道德支撑的空壳，在这个乡村秩序有些瓦解，人去村空的世界里，其实还有郁郁葱葱的生命，那就是地里的庄稼、棉花，有对它们独自绽放依依不舍的人们。“鲜艳的花朵经过阳光的沐浴，喝足了雨露，被田野里的风轻轻一吹，张开翅膀，扑向脚下温厚的大地。一阵落英缤纷之后，花心上孕育多日，如绿宝石一般的花桃便显现出来了。落花有先后，坐桃和开花的时间就不同。上面的桃子才有纽扣那么大的时候，下面的桃子就有鸡蛋那么大了。嫩桃子，碧绿碧绿的，圆圆的脸蛋被爷爷轻轻吻过，脑袋调皮地晃晃，紧紧地闭住她那嫩嘟嘟的樱桃小嘴。念楚喜欢的是下面灰褐色的老桃子。老桃子身材饱满，咧着嘴，日夜等待热辣辣的爷爷。她喜欢的爷爷最好不要太温柔，最好一大早就来个热烈的拥抱。”桃子是棉花，太阳是爷爷，《看花》里的这些描写，引进来的是两个年轻生命的鲜活之爱，念楚和小树一起在棒子地里守护自己的庄稼，他们没有觉得乡间的生活没有出路和目标，姑娘念楚躺在铺上，倾听着露珠在花叶上滚动的声音，吮吸着花心里散发出来的馨香，一抬手，就可以摸下一朵花。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得到了作者与主人公一样的认可，乡村在作家的眼睛里，不是落后的、拖人后腿的存在，而是一个

可以对话、可以相守的存在，这里安放着他们所有的寄托与未来。

徐广慧的写作不是完美的，但是真诚的，她在写作中，在叙述里，越来越感到了自己生活的不合理不适当。她坦言，她在城市里生活得很不安，你从她的小说里不难看出，她的心里住着一群人。徐广慧“无法将他们从我的世界里赶走。这群人，有跟我流着同样血脉的兄弟姐妹，也有在同一条街上生活了数年的乡亲，还有那偶然相遇的路人以及那未曾见面也永远不会见面的陌生人。我，一个俗人，牵挂着另外一些俗世的人，这叫我感到疼痛”。这些人和她一样，小时候光过屁股，长大了受尽生活的磨难，城市和乡村，把人的灵魂改变了扭曲了，乡村可以作为一个诗意的存在，也可以作为诗意的反面存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乡间的景物，若果不放在我们的心里，认真地掂量掂量，如果那些祖祖辈辈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不被作家放在心里，实实在在地过过灵魂，我们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小时候，我用我的喉咙哭；长大了，我用我的文字哭。”为这些芸芸众生们用力争取些什么吧，文字，即使很微不足道，也是珍贵的。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一切都应在我们心里	梁鸿鹰	1

寂寞的村庄	1
小鲶鱼	28
兄 弟	46
看 花	60
我们的脸	79
牧羊人	101
米米的春天	136
浮 生	162
扎胎张	206
最爱的亲人	222

寂寞的村庄

小燕在门里头，虎子在门外头。

小燕说，黑了吧，黑了俺娘去地里看花。

虎子说，你娘整黑价都在地里睡呀？

小燕说，贼一群一群的，睡着人都不顶事。昨天晚上俺娘在地北头睡，地南头的花丢了一大片。

虎子说，你娘什么时候去呀？

小燕说，天一擦黑就去。

虎子看看明晃晃的太阳，叹了口气，然后骑上他爹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别的地方都咯唧唧响的破自行车。路过家门口时，虎子听到娘又在院子里骂人：熊舅子，骚货，一个个全是骚货！虎子知道，娘又在喂鸡了，娘一喂鸡就好骂人。说是骂人其实不是骂人，娘是在骂鸡。虎子不知道娘为什么这么恨那些老母鸡。他家共有十一只老母鸡，每只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玉添，红玲，英笑，秋菊，萍丽，文文，雪花，荷香，云妮，三改，

梅子。

虎子知道，娘最恨的是玉添、红玲和英笑，其次是秋菊、萍丽和文文，再次是雪花、荷香、云妮、三改和梅子。那十一只老母鸡天天挨娘的骂，娘恨哪个骂哪个，恨得狠的骂得狠点，恨得轻的骂得也轻。娘坐在门台上骂，钻在被窝里也骂，一骂就是老半天。趁鸡们低头啄米的时候，娘好冷不丁地给它们一鞋底或者一棒槌或者一铁锨。什么都使，捞摸着什么使什么，把鸡们打得扑棱棱满院子乱飞。有一回，娘把手里满满一碗刚盛好的饭扣到了玉添头上，烫得它光蹦跹高。“玉添，你个骚娘儿们，把你烫成秃子，看你还骚不？”娘一边骂一边流泪。娘有时候也喜。那回，玉添下了个双黄蛋，娘喜得跟一朵花一样。

虎子一下一下小心地蹬，尽量地不叫车子出声，可还是被娘发觉了。虎子真服了娘的耳朵，你说隔着一堵墙她咋就知道墙外头有人摘葡萄呢，又咋知道摘葡萄的那个人是虎子呢？

“小王八羔子，把葡萄掏出来！”

娘嗓门儿不高，但每一声都那么的简短有力，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震慑力。娘的右腿跟柴火棍一样细，上边有个包，紫色的，亮光光的，长在大腿和小腿中间，比篮球都大。为了不把包弄破，娘见天抱着包爬着走路。东墙头边上的那棵葡萄树就是娘爬着种下的。南边院墙根下的那几棵黄瓜和梅豆也是娘爬着种的。

要是以前，虎子准听娘的，把葡萄掏出来，给吃屎的小豹分一个。小豹是虎子的弟弟，三岁了还不会走路，见天跟娘在院子里爬过来爬过去的。虎子特别烦小豹，从有了他，娘就整天小王八羔子小王八羔子的骂虎子，所以，那回小豹趴在地上抠鸡屎吃虎子装着没看见。

“小王八羔子！你就别听话哈，你就跟你爹一样，把俺活活气死哈……”

听到自行车的轮子上南走了，娘在后边可着嗓子骂。

太阳真毒，在路边站了不一会儿，汗水就像一条条小虫子一样在虎子脸上到处乱爬。虎子用书包在脸上蹭了蹭，钻进了旁边的棒子地里。虎子刚钻进去，就看见锁月骑着电车从身后噌地过去了。锁月又去县城了。锁月是村长大炮的儿媳妇，是虎子的语文老师。虎子掰开手指头算了算，两天去地里干活，两天半去县城摆门市，一星期下来锁月能在学校里待半天就不赖了。听说锁月的男人在县城开了家门市，专门卖女人包蜜蜜的那个，特别发财。门市开张后的第七天锁月就买了电车。锁月是来福村唯一骑电车的女人，村里的妇女看着锁月骑着电车进城，恨得牙根直疼。当然，大伙都不敢明着恨，只在心里恨，在牙根上恨。就有一个人待见锁月，那就是娘。娘见着锁月直想下跪。当然，娘是不可能下跪的，她的腿是盘在地上的。要是能跪起来，她不知道跪过多少回了。“老师，把虎子抓严点，不好好学就揍他，往狠处揍，揍死他……”娘坐在家门口，看着锁月就说看着锁月就说，锁月的车子都跑到桥头了娘还在说。其实，说了也是白说，从虎子家门口路过时，锁月的眼皮抬都没抬过一下，咋能听着娘说的话呢？

虎子把葡萄从书包里掏出来，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咽了口唾沫，又装了进去。太阳还老高哩，虎子有点发愁。他打了根棒子秆，坐在地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虎子吃了一根，再打一根，吃了一根再打一根，不一会儿工夫，一棵棵直溜溜的棒子就成了他嘴下的残兵败将，大大小小的棒子扔了一地。虎子还想吃，可嘴疼得不行，伸手一摸，好家伙，不知什么时候给刺破了，都流血了。虎子从地上拣了两个嫩点的棒子，把上边亮晶晶的棒子胡拽下来，上上边吐了口唾沫，小心地粘到嘴巴上。虎子捋着胡子，四扒拉叉地躺在了凉阴阴的地上。太阳在棒子地外边晃过来晃过去的，虎子闭上眼，还觉得脸上长着好

几个大太阳。

小燕，你娘什么时候上地里去呀？老天爷，你什么时候才黑呀？

想着想着，虎子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二

葡萄其实虎子就摘了俩，娘虽然够不着，但树上有多少娘心里有数，虎子不敢多摘。娘没上过学，能数清树上的葡萄。虎子上到小学四年级了，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不会写名字虎子不丢人，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头连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虎子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虎子不知道。这个问题把五年级的葱尖都难倒了，他虎子为什么非得知道呢？小燕说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就等于二，虎子什么都信小燕的。

那两个晶莹剔透的黑葡萄是那棵树上长得最大最圆溜的两个，虎子围着树研究了好几天才敲定它们两个。其实，虎子不是那种特别好吃的孩子，娘种的葡萄都没舍得吃一个，他虎子咋能说吃就吃呢？虎子想好了，俩葡萄都叫小燕吃。

“你也吃呀？”

“俺不吃。”

“吃吧！一人一个。”

“俺不吃，这俩你都吃了吧！”

“你为什么不吃呀？”

“俺不好吃葡萄。”

虎子设想了好几回都想不好结尾，说自个儿不好吃葡萄或者说已经吃过了都不占先，不管咋着说都是在糊弄小燕。从小到大，虎子从来没糊弄过小燕。最没法整的是，每回在葡萄架